

黑春秋丛书

# 十大太监

主编：赵士林



---

# 十大太监

---

张家林 孙海风 吕 亮  
赵国华 尹 羨 朱晓明  
江 宏 编著

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

[吉]08号

## 黑春秋丛书(十套)

### 十 大 太 監

张家林 孙海风 吕亮 江宏 编著  
赵明华 尹夔 朱晓明  
责任编辑 赵东寅

---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 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5.125 印张 95 千字  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---

1993 年 9 月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0001—3000 册

ISBN7-80508-887-X/I. 238

定价:3.30 元

主 编:	赵士林				
副主编:	张锡坤	王海春	姜 凡		
	陈立群	江 心			
编 委:	文 野	牛 鉴	尹 羨		
	叶 之	史 鉴	卢 隽		
	孙海风	朱晓明	刘 佐		
	吕 亮	江 宏	牟 鉴		
	陆 柏	张家林	赵明华		
	浮 石	高峰	蒋立文		
	简 麦	高 艺	刘政亮		

## 主 编 審 语

中国人常称历史为“春秋”，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创造。它体现了对历史运行的沧桑变幻的深沉感悟，闪烁着一种诗意的大智慧。中国古典诗词中多“咏史”、“怀古”之作，这表明了我们的先人对历史的多情；中国历代史书绝不对历史作冷漠的纪录，史家们总是要挥洒一管史笔臧否人物，褒贬善恶，自觉地、鲜明地表现出某种主观态度、价值取向。惟其如此，也才有对历史的春秋之喻。

然则历史有正有邪，春秋亦红亦黑。以史为镜，评点春秋，扶正祛邪，扬善惩恶，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。“孔子作春秋，乱臣贼子惧”，表明了历史审判的巨大威慑力量。我们献给读者诸君的这套“黑春秋”丛书，正是要发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，将历史的黑暗与丑恶集中地来一次大曝光，将那些臭名昭著的民族败类钉上同一根黑色的耻辱柱，以示惩戒，以儆效尤。

马克思在谈到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时说，他“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，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，……施展细小权术、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，……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，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；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，……”

马克思对梯也尔的描述、谴责，亦可看作对一切历史丑类的描述、谴责。中国历史上也曾产生过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的梯也尔。他们君临天下则乱天下，为官一方则祸一方；他们一

次又一次地将历史拖入血泊之中，他们给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灾难。充分地暴露、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滔天罪恶·教育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地唾弃这些人类渣滓，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一。

列宁说：“历史喜欢作弄人，喜欢同人们开玩笑。本来要到这个房间，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。”
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话固然未必正确，但无论是窃国大盗，还是跳梁小丑，都肯定不会生下来就是坏种。他们的堕落，各有各的复杂原因。还有这样一类人：他们的初衷未必是要祸国殃民，他们甚至确乎真诚地想要救国拯民，但他们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。条分缕析，揭示其间原委；汲取教训，以求警示后人；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二。

恩格斯说：“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，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，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，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。”

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罪恶人物便体现了罪恶的社会关系。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的叙述，注意揭示其深厚的社会时代背景，概括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，从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则，是为本丛书的宗旨之三。

有了上述三个宗旨，便使本丛书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仅仅满足于展览罪恶的作品，读者诸君不仅会从本丛书中看到历史的黑暗如何可怖，历史的罪人如何丑恶，更可从本丛书中得到启悟；历史的黑暗终将被驱除，历史的罪人终将遭审判，从而树立起创造光明历史，走向辉煌未来的信心。

赵士林



## 目 录

秦朝奸宦 <u>赵高</u> .....	1
东汉宦官 <u>张让</u> .....	15
忠实奴才 <u>高力士</u> .....	27
权倾四朝的 <u>王守澄</u> .....	43
晚唐名宦 <u>仇士良</u> .....	57
北宋“媪相” <u>童贯</u> .....	68
“西广”提督 <u>汪直</u> .....	78
“古今恶魁” <u>刘瑾</u> .....	90
恶宦无赖 <u>魏忠贤</u> .....	107
清末权监 <u>李莲英</u> .....	122



## 秦朝奸宦赵高

张 家 林

战国时期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雄并立，而秦国实力最强盛。公元前230年至221年十年间，秦先后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结束群雄割据的局面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的国家。

为了巩固统一的局面，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，筑长城，戍五岭，修驰道、建灵渠、统一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，焚书坑儒，还先后五次“亲巡天下、周览远方”，其目的就在于炫耀权威，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。

然而，秦始皇的第五次出巡，却是在一种不祥的情景下进行的。始皇三十六年（前211年），东郡（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西南）有一块巨大陨石落地，有人在石上私刻：“始皇死而地分”几个字。这年十月，秦始皇带着最心爱的小儿子胡亥、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等一行人开始第五次巡游。他们从咸阳出发，出武关（今陕西商洛县西南），沿丹水、汉水流域到云梦泽（今洞庭湖和武汉市附近一带湖区），在九嶷山祭祀虞舜，再顺长江东下，渡过浙江，登会稽山，祭祀大禹，并在山上镌刻石碑，歌颂秦始皇之威德。然后从会稽往回走，直抵琅邪（今山东胶县西南）。

本来，秦始皇在路途中已经患病，到平原津（今山东平原县南）时，病势沉重，不得不考虑后事。他命令中车府令

赵高给他的大儿子扶苏起草了一份诏书，写道：“以兵属蒙恬，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”意思是叫扶苏把兵权交给蒙恬，赶快到咸阳来参加葬礼并继承皇位。这份诏书尚未送出，秦始皇就在七月丙寅日刚到沙丘（今河北巨鹿东南）时，一命呜呼了，时年五十岁。

秦始皇之死，知情者只有胡亥、李斯、赵高和五、六个最接近的宦官，由于怕贸然宣布会引起天下大乱，几个人便合议密不发丧，将始皇的尸体安置在辒辌车中。就在这种背景下，中车府令赵高利用车驾从沙丘赶回咸阳的时机，开始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的阴谋活动。

赵高，赵国人，父亲是赵国的远支贵族，因犯罪而被处以宫刑，母亲被罚为奴隶，赵高和几个兄弟也因株连被处以宫刑。始皇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赵为秦灭亡，赵高被掳到秦国。秦始皇听说赵高的力气很大，而且精通法律，遂起用为中车府令，进入了秦王朝的宫廷之中，掌管御用车马。

秦始皇儿子成群，最喜欢的却是第十八个儿子胡亥。善伺人意的赵高在宫廷中看出了这一点，便极力接近和讨好胡亥，酷得胡亥的宠信。

按照西周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王位的传统，秦始皇死后自然应由长子扶苏继位。赵高对此心怀不满：长公子扶苏长期在将军蒙恬处监军，他继位后肯定不会重用自己，相位非蒙恬莫属。有一次赵高犯法，秦始皇命令蒙恬之弟、上卿蒙毅论处。蒙毅依法办事，将赵高革职并处以死刑，若非秦始皇姑念赵高办事干练、认真，亲诏赦免，早就一命呜呼了。如果蒙氏兄弟日后果真当政，哪里还有自己的好日子过呢？想到这里，赵高忧心忡忡，夜不成寐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偷梁换柱、反客为主之计。他要趁遗诏尚未发出之际，串通胡亥和

李斯，伪造一份诏书，杀掉扶苏的和蒙恬，使胡亥继位。

第二天当车驾一行途中休息时，他单独晋见了胡亥，将秦始皇遗诏呈给他，并说：“长公子扶苏回到咸阳，便可以继承皇位；而您却没有尺寸封地，真是太吃亏了！”胡亥说：“长兄将来会作适当处理的。现在父皇刚去逝，我怎好计较这些呢？”赵高又挑拨说：“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自己做皇帝和受皇帝的支配，是根本不同的。这份遗诏，只有您、丞相和我几个人知道，我们只要将诏书略加修改，天下就是您的了。”胡亥听了这话大吃一惊，犹疑片刻，说：“废长立幼是不义的，不遵父言是不孝的，靠别的计谋成功是无能的。天下老百姓怎会心服，自己也不会有好结果。”胡亥的这种态度，早在赵高预料之中，他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这种事情，历史上多着哪！商汤、周武杀了他们的国君，天下却赞颂他们的仁义，没人说他们不忠。卫国国君杀了自己的父亲，卫国人都赞扬他有德有识，并没人说他不孝，这事连孔子都在《春秋》中记载下来了。要想成大事就不必拘泥小节，关键时刻当断不断，因小失大，将来就会后悔莫及了。”胡亥说：“父皇逝世的消息尚未公布，这事怎好对丞相去说呢？”老奸巨猾的赵高一听这话，知道胡亥虽然仍有疑虑，但内心已有些活动，便赶快说：“丞相方面我去办，您就放心吧！”于是，胡亥终于同意，并派赵高去游说李斯。

赵高找到李斯说：“皇上驾崩前，赐给长公子扶苏一道诏书，命令他到咸阳去参加葬礼并继承皇位，这事只有您、我和公子胡亥知道。现在这份诏书尚未发出，而且皇帝的玉玺和诏书都在公子胡亥那里，确立谁继承皇位，就看您和我一句话了。您看这事怎么办好呢？”李斯听了这话一愣，说：“你怎么说这话？这可不是我们当臣下应当议论的事啊！”赵

高又挑拨说：“论才能您比得上蒙恬吗？论功劳您比得上蒙恬吗？论深谋远虑您比得上蒙恬吗？论无怨于天下您比得上蒙恬吗？论与长公子扶苏的关系和扶苏的信赖程度您比得上蒙恬吗？请丞相您自己估量一下吧！”赵高的一连串问话，引起了李斯的很大震动，他无可奈何地答道：“的确，这五点我都不如蒙恬。”

赵高说：“我进宫二十多年来，从来没见过那些被罢免的丞相和功臣有好下场的，也从没见过他们的儿子一代能够得到封赏的。先皇陛下公子众多，长公子扶苏与蒙恬的关系亲密，如果他继位，必用蒙恬为相，将来于您不会有好处的。公子胡亥遵守礼法，为人厚道，不贪财物，敬重读书人，虽然不善言辞，头脑却很清楚聪明。在他们兄弟中，谁都不如他更适合于继承皇位。对此您也了解，您看如何呢？”李斯说：“您请回吧！我不考虑这样的问题，我只知道遵照先皇的旨意办事。”又说：“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百姓，得先帝宠信，提拔为丞相，赐给我侯爵，临终又将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托付给我，我怎能辜负先帝的信任与厚爱呢？那是犯罪啊，先生请不要往下说了。”

赵高哪肯善罢甘休，他仍然鼓动唇舌：“先帝已经驾崩，情况变化了。圣人说，办事要随机应变，不要那么死板。”李斯仍然反对：“违背天意的人是不能长久的，将来连祖宗都没有人祭祀。我李斯决不干那种不能长久的事。”赵高又说：“您放心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能够长久。”赵高见李斯仍显出不乐意干的样子，于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：“丞相！老实告诉您吧，公子胡亥已经同意这样办了，您还怕什么？再说，您同意，得这么办；不同意，也得这么办。”

李斯寻思良久，仰天长叹一声，流着眼泪说道：“唉！偏

偏让我遇到这种事情，那我只好照公子胡亥和您的意见办了！”

赵高喜不自禁，急忙向胡亥作了汇报。

于是，胡亥、李斯、赵高三人密议，伪造了一道秦始皇给丞相的遗诏，立胡亥为太子；又伪造了一份给扶苏和蒙恬的诏书，诏书模仿秦始皇的口气说：“扶苏和蒙恬率军驻守边疆十多年，拓疆无功，反损兵折将；扶苏三番五次上书，诬谤寡人，应遣出京城，为了不孝，赐剑自尽。将军蒙恬与扶苏一同镇边，不助其改过自新、定然与他同谋。蒙恬作为臣下不忠，着令自杀，军队交给裨将王离统领。”

赵高在这份假诏书上盖上了秦始皇的玉玺，封好后，派遣其心腹宦官送到上郡。

使者到达上郡后，向扶苏和蒙恬宣读了“诏书”。扶苏听后失声痛哭，回到内宅，拿起使者带来的宝剑就要自杀。蒙恬听了“诏书”后满腹狐疑，紧跟扶苏进了内宅。一看扶苏准备自杀，连忙劝阻说：“皇上巡游在外，一直未立太子，派我率军三十万驻守边疆；并派公子您来作监军，这个重任关系天下。今天突然来了一使者，您就自杀，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假呢？”略停一下，蒙恬接着道：“依我之见，您最好写份奏章请示一下，如果皇帝仍然命令您死，那时再死也不迟啊！”

这时，使者在外厅连声催促扶苏和蒙恬赶快自尽。扶苏为人忠厚，对蒙恬说：“父亲命令儿子死，君王爷令臣子死，还有什么必要再请示呢？”于是，当即举剑自刎。蒙恬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不肯自杀。使者便把他交给地方官吏，关押在阳周城（今陕西子长西北）的监狱里。

使者回去报后，胡亥、李斯、赵高非常高兴，便急急忙忙赶回咸阳，宣布秦始皇已经逝世的消息，并宣布胡亥继位

为二世皇帝。

秦二世继位后，马上任命赵高为郎中令。秦朝的中央官制为三公九卿制。郎中令为九卿之一，其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，下属有大夫、郎、谒者等官。这样，赵高便由一个掌管皇帝御用马车的宦官，一跃而成为位列九卿的秦朝政府重要官员。由于胡亥年纪轻、阅历浅，且对赵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思想，所以对赵高极为宠信；赵高又常常能够为他出谋划策，于是，赵高成为可以操纵皇帝、左右朝廷政事的决策人物。

赵高很清楚必须让胡亥听从自己的摆布，才能为所欲为，进一步扩大权力。

赵高首先要策划，让秦二世象始皇那样巡游天下，以显示大秦强盛，威慑海内，使百姓归顺，以便役使天下。

于是秦二世带了李斯等人，按照赵高的安排，沿着秦始皇东巡的路线，先到碣石（今河北昌黎县西北仙台山），然后到会稽。因会稽保存有秦始皇留下的刻石，秦二世就在赵高的授意下加刻了一篇文章，表述的内容有下述几点：一，秦二世是秦始皇亲自挑选的皇位继承人；二，秦二世是始皇帝的孝子；三，二世继位得到先帝旧臣的拥护和支持。显然，这是赵高为巩固胡亥的统治地位而想出的一个花招，以掩天下人的耳目。

但这只能欺骗一下不知内情的村氓野夫，对沙丘之变知情知底的人还在胡亥、赵高的身边。因此，赵高走出的第二步棋就是：剪除异己、并株连了许多无辜之士。

其一，残害二蒙。

有一天秦二世对赵高说：“人生在世，时间短促。我已经统御天下，既求纵情享乐，随心所欲，又要国家安定，万民

欢乐。这事你看能办到吗？”赵高赶忙回答道：“好！好！陛下不愧明君、高瞻远瞩！”二世听后心满意足。但赵高略为沉吟一下又接着说：“不过，臣下有几句话，虽有杀头的危险，仍要向陛下禀报。”二世问道：“什么事？只管放胆讲来。”赵高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沙丘之事，诸公子和大臣都有怀疑。而诸公子是陛下的兄弟，大臣又是先帝选拔任用的。如今陛下继位不久，他们心中不服，背后议论纷纷，时间一久就会发生动乱。今蒙恬仍关在阳周尚未处置，其弟蒙毅还在朝上。这使我寝食不安，而陛下怎能得到预想的安乐呢？”昏庸的二世一听，惶恐地问道：“依你看如何是好？”赵高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只有将刑法从严修订，对犯罪实行连坐法，凡受株连者均处死刑，重大案件则杀掉整个家族；除去先帝时的大臣；对您的兄弟侄子也疏远些；然后换上一些陛下亲近信赖的人。这样，隐患可以消除，新人可得恩惠，朝廷可得安宁，而陛下您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

秦二世当即同意了赵高的建议，并诏令赵高重新修订法律条文。在此律条下，旧臣及家属纷纷被罗织罪名处以重刑，受到株连者不计其数。

蒙氏兄弟是赵高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、蒙氏兄弟一日不除，赵高就一日不得安宁。赵高预先串通一名心腹宦官作假证，自己晋见二世道：“先帝认为您贤德，早就有意立您为太子，只因蒙毅坚决反对才没办成。要不，您可以名正言顺地继位，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了。”胡亥一听，气愤异常。赵高又找来那位宦官，证明确有此事，于是胡亥下令将蒙毅囚禁到代郡（今河北蔚县西南）一座关押死囚的监狱里，不久诏令杀蒙氏兄弟。

秦二世的侄子子婴劝谏二世道：“赵王杀了忠良之臣李

牧，改用颜聚；燕王采纳荆轲的阴谋、背叛与秦的盟约；齐王建杀他的前代忠臣，对后胜言听计从，结果这三个国君都失去了他们的国家，灾祸也降到了他们头上。如今蒙氏兄弟是我大秦的忠臣良将，而陛下要杀掉他们，臣以为不可。诛杀忠臣而信用无品节的人，会使群臣和军士们离心离德，请陛下三思！”

已被赵高左右的二世自然听不进这些忠告。蒙恬、蒙毅分别在阳周和代郡被处以死刑。

二蒙一死，消除了赵高的心腹大患。

其二，诛杀诸皇子。

在赵高的谗言下，秦二世的诸兄弟中有六人被戮死于杜县（今陕西长安西），十二人被戮死于咸阳；姐妹中有十人被砒死于杜县。因连坐法株连到宫廷近侍的有三郎：即中郎、外郎、散郎等大批官员。

另有公子将闾等兄弟三人被关押在内宫。二世派人持诏书命令将闾：“公子对皇上有失作臣下的礼节，其罪当死，由使者来依法执行。”将闾对使者说：“阙廷之礼，我从来不敢不按照赞礼行事；廊庙中的位置，我从来不敢排错顺序；奉召回答问题，我从没说错一句话，何谓失臣下之礼，我希望弄清了再死。”而使者只说遵旨办事，不敢参与辨别是非。将闾只得仰天长叹，兄弟三人抱头痛哭之后，拔剑自刎而死。

秦二世的另一个哥哥公子高，看到兄弟惨遭杀害，知道难逃厄运，于是上书给秦二世要求赐死，“追随先帝而去”，但求尸骨埋在骊山脚下。秦二世看了上书，把赵高喊来问道：“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吗？”赵高答道：“现在当臣下的愁死都来不及，还能搞什么阴谋呢！”秦二世欣然批准了公子高的请示。

其三，诬杀李斯。



经过一番血腥的大清洗后，贵族中再也没人敢议论沙丘政变的真相了，朝廷大臣惟恐遭受飞来横祸，个个守口如瓶。敢于直谏者，立即会以“诽谤”的罪名处以极刑。残酷的法律，使胡亥、赵高的统治地位得到了暂时的巩固。赵高的下一个目标就轮到丞相李斯了。

李斯，楚国上蔡人，年轻时曾在本郡当过小吏，后跟随荀子读书。战国末年，投奔至秦国，在丞相、文信侯吕不韦的门下当舍人。其后向秦王嬴政贡献了消灭六国、统一天下的策略，得秦王赏识，拜为长史，充任客卿。公元前237年，上《谏逐客书》，劝阻秦王取消了逐客令，升任廷尉。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后，当了丞相。李斯主张废除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；提议焚诗书，禁止私人办学，还以小篆为标准，统一文字，都被始皇采纳。李斯在秦朝统一天下的事业中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。

为了自己的官职和俸禄，李斯在赵高导演的沙丘政变中，扮演了一个同谋者的角色，这也正是他能够在赵高、胡亥进行的大屠杀之中保全性命的关键所在。当其它异己力量消灭之后，位居文官之首的李斯必然成为赵高独揽大权的唯一障碍。他首先把李斯和胡亥隔离开来。

赵高对秦二世说：“天子所以贵，在于臣子只能听其音而不见其面，所以天子自称为‘朕’。如今陛下年幼，面对群臣奏事，举措如有不当就会被发觉，有损天子神明。陛下宜深居内宫，臣下奏章由我与精通法律的近侍商议，奏请您发出诏令，这样群臣不敢胡说，天下也都知道陛下英明。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”秦二世哪知赵高的用意，连连点头称是。从此，二世不再出朝，会见大臣在深宫内院之中，连丞相李斯也见不到皇帝。